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仁宗皇帝

唐介劾張堯佐

皇祐三年十月丁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上諭唐介除擬初在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詐聞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恩州賊平卒會明鎬成功遂叨

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奏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臨陛下有私于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嚮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自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威福一出于己使人不敢議其過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生平非敢私也上怒甚卻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激憤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于是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

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于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辭益堅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廬草制而責之時上怒不可測羣臣不敢捄右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勅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自是聞天下介江陵人也

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責授春州別駕嶺南水

土春最惡口制出之曰咸謂介若至彼必無生還之理不
圖聖慈含垢哀其禍罪就死特改貶英州此誠天恩于介
無量然臣愚見猶有未安或聞專差中使押至貶所朝旨
有在路不管踈虞之語此之處分頗非泛常竊慮向前奉
謫官貶黜無此體例一二介若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
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徒使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
就使介安全至于貶所然亦不可著為後法臣與介舊不
相識在朝亦不曾往還所以俞陳區區不避干忤者正為
朝廷遠防一切伏望特垂聖恩留省愚言追還使人以全
朝體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
脫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致疑乎上曰誠不思

此亟追還中使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諷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猶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

自張堯封爲文彥博門客至彥博因明鎬有功皆據碧雲騢妝邵氏聞見錄云仁宗嘗幸貴妃閣見定州紅甆器怪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宸所獻爲對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妃愧謝良久乃已妃又嘗侍上宴于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其後唐介彈彥博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彥博亦出守上蓋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獻妃彥博不知也介章及梅堯臣書竄詩過矣

辛丑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拯誣蔑天聽上曰介昨言奎拯皆

陰結文彥傳令觀此奏則非誣也　四年正月辛亥徙英
州別駕唐介爲金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二月戊辰
金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唐介爲秘書丞六月壬辰秘
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爲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八月
丁未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唐介爲殿中侍御史裏行知
復州　庚午新知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唐
介爲殿中侍御史先言事御史遣內侍齎敕告賜之介既
辭不二歲復召議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介始入見無一言及遷謫上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
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

于上曰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意或更再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鮮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忭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以為開封府判官

介為府判乃明年三月

吳中復等論梁適

至和元年六月癸丑殿中侍御史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以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宰相遂至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于人主然治亂要在輔臣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採天下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　七月戊辰禮

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帝戚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即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杜家貴買奏與恩澤張掞還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于文德殿庭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適居位猶自若中丞孫抃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清議上知清議弗平乃罷之

王珪誌適墓云適論皇儀不可治妃喪又云將以適為園陵使適言婦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御

史因得以傷適今適傳猶用珪志按適自以姦邪貪黷
罷相初不由議溫成禮與執中異也誌墓不免緣飾本
傳不當因之今不取
己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呂景初通判
江寧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
梁適之傳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於上前極陳其過上
左右或言御史措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
右欲并逐遵等去之云始遵等彈適多私又言監鐵判官李
虞卿嘗推案茶賈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
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
遂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鞫其事宗孟實未嘗

興士宗共商販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然而中復又落粟
行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
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
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騢他書並無之然適嘗使
石全彬許狄青等當薄責而遂罷樞密使則適已交中
官者也碧雲騢所載或過當今畧刪去云
御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臣梁適事今日風聞呂
景初已下並璣譴責臣詳覩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
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淆然倒置況威賞二柄帝王之權古
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
皆在其手嗟怨之聲騰沸中外陛下庇而不問臣恐緣此

之後朝廷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舌畏不敢語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此非宗廟社稷之福非天下生靈之福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舉薦權臣致令放縱私徇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奪臣官職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公議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報　翰林學士胡宿言因召對乞留馮遵等退又上言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聰聽下防威福若有畏懦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辜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彊禦糾發姦邪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也近聞臺諫彈奏事連宰相陛下不置詔獄按問止令開封府取狀憑劉宗孟一面單辭黜三御史于朝政有損於

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勅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
心覺悟不然盡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
若逐去別須舉之必未能勝此也近日講見未息姦宄須
防古人有言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
人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已曾
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慮　八月丁未從知宣州殿
中侍御史馬遵為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
呂景初知衡州通判虔州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趙抃等論陳執中　與范鎮爭辨附見

皇祐五年閏七月壬申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
陳執中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至和元年請温成皇后冊文見貴妃寵章十二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捶撻女奴致死開封府見檢驗行遣道路喧騰群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致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它物毆殺臣謂二者有一于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是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擒付有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年妾珠嘗以菊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珠東宮之舊而輕大

下之法故即時罷晏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歲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無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者朝夕翌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初執中家女奴死移開封府檢視有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於即具奏而執中亦自請置獄詔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廓即□□院鞫其事廓尋被病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張昇又改命給事中崔嶧既而追取證佐執中皆留不遣於及御史中丞孫抃共劾之已而有詔罷獄臺官皆言不可翰林學士歐陽脩亦以為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　二年二月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

中興發置然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暬媟隊排斥良善狠愎任情家聲狼籍入事又曰執中有是可罷免者八奈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讎所未讎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耳方今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官師衆多冗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弊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

甲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

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救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
次遷陛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惑
蔽聽斷肆為罔誣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
内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
范鎮言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决殺
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竊謂為不然執中再入相未
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
学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内降五六年來
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内降内
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謂兵多而
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

白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
拾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
宣示御史然後降附學士章招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
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於是鎮又言臣竊聞御史以
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者其奏曰聞執中
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打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
臣再三思惟執使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是阿張自
決打死有司亦未可以結案須執中證辨乃可是為一婢
子令國相下獄於國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
又曰執中一為參知政事再為宰相無學術不知典故有
素矣至于決一婢死而後及之此臣謂御史觀大臣進退

之務而言事也又曰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執中
是報執中之恩然則御史居常自守如此故亦以此待臣
此不足以責御史也臣之才否與臣立身之本末與出入
執中門下與不出入執中門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
皆近于誣臣亦近于自誣若臣中路奏理執中有無文字
則陛下知之臣不復言也又曰漢宣帝時魏相為丞相其
侍婢有過自死于是趙廣漢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妒殺
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
以過譴笞出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
臣傷化不道廣漢竟坐賊殺不辜等數罪腰斬於市吏民
官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願有代廣漢死者皆不賤宣帝

明主也賈漢能臣也史氏守闕數萬人非持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賈漢者以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賈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決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先臣所職終身不齒以御史所奏為非亦乞以公施行

四月宰臣陳執中初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

庚戌復入中書視事此據趙抃奏稿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

私第不赴朝請前後兩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
上壽赴會外議以謂陛下禮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
即降黜是欲全而退之致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
瀆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
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固不知陛
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從不知陛下以執中之
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
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
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
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來立孤危朴忠不識
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覽觀則臣之言

是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　五月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言臣等近以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事有詔置獄勘不盡情理斷朝廷之法各曾具奏彈劾乞正執中之罪至今道路騰沸未蒙施行竊聞多有大臣及近侍臣僚曲為黨翊上惑宸聰伏緣黨翊之人盡是交結朋附樹恩求法伏望陛下特從聖斷早賜指揮正執中之罪以塞外議又言執中誣罔朝端輕發詔獄緣眤昵之私愛屈公平之大法內則滅家法外則隳國綱又其作為全是虛詭當居官之日則務揚聲言乞引退及待罪之時則多設事意落圖召還罔上欺心忠實何在陛下姑全大體不念遠謀尚俾天音留任宰府人人側目憤惋不平況執中少不

讀書壯不居古及其寖老遂暗而荒事之十端倒置七八物議以為必不可更當大任臣等屢曾論列總是人言所隔致兹聖口未回紀綱一差紛不可整且朝廷之法是陛下之法陛下之法即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乃一天下平元元之大本臣等可裁不可屈其陳執中伏乞特行責降以正本朝典章不報于是趙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湜范師道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閤門以違近制不許 壬午詔抃等輪日入對 御史中丞孫抃侍御史知雜事郭申錫入對言宰臣陳執中家聲醜穢物議喧騰不協中外之言復壞朝廷之法欺公罔上愧心厚顏豈宜更居台司使輔國政其措置無狀職事不修臣等前後累曾彈奏伏

乞陛下特賜宸斷正執中虛敗幼弱違拒制獄欺公罔上之罪使陛下之法不壞則宗廟社稷之幸也

據條狀奏藁此繫中丞知雜事上殿第六章

六月戊子殿中侍御史趙抃入對言臣昨以宰相陳執中狠愎昏暗誣詆欺罔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待久使天下之勢危而臣之為罪雖伏斧鑕肆市朝不足以償其默默也伏望陛下納忠蓋讜直之言闢姦佞熒惑之說特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福蒙生民矣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還又交章
論列孫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
于是得請始御史以執中殺婢事欲擊去之上未聽而諫
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
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
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以諭鎮鎮復言朝廷制
御史以防壅蔽非使為壅蔽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
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
辨之不報鎮于是與趙抃有隙　嘉祐元年八月庚申起
居舍人直秘閣同知諫院范鎮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甲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春具聞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范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事臣見居臺職風憲之地起向各異難為同處伏望特賜指揮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臣之私便也范鎮言臣竊聞趙抃因除臣知雜御史言與臣論陳執中事不同乞淮向一小郡者初臣自河北送伴還陛下諭臣御史言卿中路有文字救雪陳執中不知卿初無文字臣奏臣前無文字惟陛下可知臣在外亦聞此說未以為信今陛下既宣諭臣容臣却與御史理辨自後兩奏仍乞牓朝堂

不蒙施行及陳執中罷去陛下諭臣御史言執中與其女子姦通臣奏執中身為宰相有此大惡固當斬于朝廷以令天下豈可復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無此為御史所誣亦乞斬御史以令天下無使曉言公然得行自後三奏乞窮究仍乞劄付御史亦不蒙施行竊慮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毀臣不已伏乞檢會前奏并今狀降付中書明辨施行仍劄趙抃免致小人陰相朋扇以中傷臣所有臣乞免知雜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煩聖聽然趙抃為御史而持論如此乎繆深不覺語反以為能臣若不乞明辯竊恐壞國傷化事體不細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仁宗皇帝

張昪等劾劉沆

嘉祐元年九月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見趙抃言陳執中沆遂引格出之師道及抃皆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十二月壬子兵部

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
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昪言天子耳目之官進
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
分又請與其黨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
彎俗謂彎擒者為彎刖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
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將相
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謀而昪等益論辯不已凡上
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直學士守南京故有
是命尋給沆遇大朝會綴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

唐介等劾陳旭等

嘉祐六年四月庚辰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

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因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致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取市富民馬納外弟魏昂於府舍恣行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崇縱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保信等多坐黜遂令言者乃以此污臣志聰臣不識面世寧弟娶臣妻黨之孤女久絕往來昔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辯劾遂家居求罷上以

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閤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致兩罷之

梁堅等劾滕宗諒

慶歷三年九月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戩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諒坐是徙　鄭戩先與知渭州張亢議不合徙亢并代州副都部署戩奏發亢在渭州過用公使錢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　戊子命宣撫副使田況權知慶州范仲淹言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

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使中事理虛實皆不能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辨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一梁堅元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竊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只是一百二十里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又水冷寒苦軍情愁慘得宗諒管設懷慶路節次出應軍馬四[illegible]項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亦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擧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犒設至兵縱有些價情亦可恕一梁堅奏宗諒在邠州聲樂數

日樂人弟子得銀楪子二三十片耆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楪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又云士卒生怨況逐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吏畨祗候因何得其日便有嗟怨一梁堅奏稱宗諒到任後使過錢十六萬貫其間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内豈可以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一環慶一路四州共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諒勾當已

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捍强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畧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一防秋是時主帥永有顧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若遇戰兵飛境未知令何人卒然處置此路今差王元權領况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責降今且在邊上偏員豈可便當一路安奇恐更誤事一宗諒舊曰迹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為取信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狂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

誤陛下當行賞罰當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獎擢豈宜逐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見得實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曆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己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勘鞫臣體量得張亢不能重謹為事卒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候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欺隱入己

仰臺諫便更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臣所以極言者
蓋陛下委寄邊任使一向外懼而無內憂之禍則邊上諸
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　十月諫官歐陽修言
臣昨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
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
要藉將帥効力之秋近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
句追直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考掠皆是無罪之人囚
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發圭人人嗟怨自狄青
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畫諫官上言滕宗
諒用錢過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
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

[illegible][illegible]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命向前臣乞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陛下宣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因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主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又過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驚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切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諭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奏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冀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于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于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

大過則心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搜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無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　脩又言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使錢見在陜西軍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關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意偷謾不過失于撿點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後正

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請修邊防正
籍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
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
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元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
勾追其代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于邊臣本無干
涉豈有愛惜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
國家難得之人而判推鞫一旦之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
乞朝廷特賜寵信大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行要藉之人
以能贖過人人自勵將見成功
張元以明年正月不俟獄上奏引進使降本路鈐轄青
訖無行遣

四年正月辛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虢州職如故引進使并代副都部署張亢為四方館使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邠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辯宗諒張亢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門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細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準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熏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又曰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

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當
是已犯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
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
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如
在臣則已有不合條此二人罪狀伏乞聖慈先次賜黜免
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倘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
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
論或補三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
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倘陛下不奪不疑　二月
辛丑擢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賞罰者朝廷所以令天下也
若此柄一失則善惡不足以懲勸今滕宗諒在邊盜用公

使賤不俟具獄正削一官皆謂所坐太輕未合至公張亢
本列武臣不知朝廷大意不欲以督過之臣不復言宗諒
則不然事既發乃將所支文歷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
朝廷非亢之比臣所以不避而固爭者誠恐來者相效而
陛下之法遂廢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賜責降一小郡
求戒妄言監察御史裏行李京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
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虢州近聞興元府西縣又奏
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兩載茶三百餘籠
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宗諒職在近侍而亂法太甚仍虛昨
來推勘狀中猶未及販茶之事宜奪天章閣待制以懲貪
墨之人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

言也　乙酉宣撫使赴臺始梁堅劾宗諒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視乃宗諒始至涇州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故入宗諒恐連逮者衆因悉焚其籍以滅姓名然宗諒所費纔三千緡堅并諸軍月給言之故云十六萬貫參知政事范仲淹力辨之會堅死臺官執堅奏劾宗諒不已致宗諒再黜然終賴仲淹之力不奪職也　七月己卯復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張亢為引進使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使　入年七月乙亥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知壽州張亢為將作監知和州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故稍復遣之

罷籍梁適言狄青拜樞密事

皇祐五年五月乙巳樞密使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為樞密使青既平嶺南上欲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荊南河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輕金帛如糞土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山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功

不遠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恐盜之擊不可前知萬一它日青更立大功欲何官賞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酧青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擧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言若訥前導者敺人致死何謂無過藉曰今之庶僚擧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擧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且遠不幸敺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府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擧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

而拔之遂為宰相儂智高擾廣南西路青討而平之為樞密使何足為過乎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譏其太厚然彥博為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為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人為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為樞密副使中外咸以此為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大過是復召眾言也籍爭之累日乃從上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上既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矣是時

適意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闕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為樞密不妨己塗轍故于上前爭之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為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人又密使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密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斌使於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適許為外助上既日月聞之不能無信于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於殿門閤內議之朕坐于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于殿門

閣內具奏皆如聖旨俊入對上容色乃和致事樞密使罷
必學士院降旨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為例
若訥傳云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
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為不可若訥畏湯少過而前騶歐
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會狄青破儂智高遂帶欲用
為樞密使遂罷覆奏內降恐若訥未必能再當考
閏七月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以本官知鄆州給事
中參知政事梁適為禮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歐陽修呂景初劉敞論狄青可疑事
嘉祐元年六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樞密使狄青出
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以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

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帥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而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以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八月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陳

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聞青驍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　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并謂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尚存其以青事告之宰相懇對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于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執狀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救日論

三篇偹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敞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乃服

此據劉敞行狀放又云敞出知揚州見上請出青于外上曰可謂中書按仁宗自正月得疾至七月乃見羣臣卯所云必誤葢上䟽論列爾今畧加刪修庶不失事實

二年三月庚子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仁宗皇帝

減冗費

天聖元年正月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荊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生未甚蓄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歛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奏事兩宮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屯兵二十年而運饋如故它用

邊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
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
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匱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
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私糴桑葉未吐而
私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
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于民是以物
價益高民力積困也陛下試以景德中西戎內附北邊通
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
用之贏縮力役之寡多釋道之增減較之可知其利害也
況自天禧已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矣夫邑不盈者漏在
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于彼無益于此與

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上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二月初自祥符天書既降建大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為齋醮京城之內一夕數處帝即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靡費甚衆至是或以為言而宰相馮拯奏海內乂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意也會寢疾不果行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令八宮觀迭醮罷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為二十大醮三千四百分請損為五百齋官弟給湯茗詔增醮分為千二百餘悉可既而拯又請天慶等應天河南大名河中鳳翔江陵興元江寧兗并亳舒

洪杭津福益梓夔賓桂二十一州醮如舊青絳曹鄆密陳許孟滑襄鄧真定澶邢相滄貝定潞晉代京兆陝同華邠涇鄜延耀慶成揚盧壽宿口宣虔蘇婺明越泉建彭綿漢邛蜀嘉眉口利閬達賀潮韶惠邕容宜六十四州府醮用香燈花菓山泉藥苗餘十州悉罷詔亦可之　三司甲中詔自今宣傳營造屋宇並先下三司計度雜用功料然後給以物時上與皇太后宣諭輔臣曰凡來諸處營造內侍省直傳宣不由三司而廣有支費且聞伐材採木山谷漸深輦致勞苦宜撙約之乃降是詔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匠送入作司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舊殿直以上雖幼未任

朝謁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罷給　三司減省所言在京四宮觀歲入錢帛計足六萬七千二百有餘皆本處使臣專其出納恐有侵弊　乙酉以權戶部判官王獻問門祗候劉懷德同主其事四月辛丑罷禮儀院從樞密使張士遜之請也（見禮儀院發置）慶曆二年四月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脩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守戍未能徹脩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卒難優復何以慰天下百姓之

望朝廷所以綏懷二邊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今乘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于兩省已上選差才略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豫劃用度計之數量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補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實錄云初晶朝與權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陝西用兵

邊費不足請按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減裁之故有是命按昌朝建議曰寶元二年五月時令依若谷任中師韓琦定奪與此時不同實錄併為一年誤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天子覆詔內侍以先帝時及天聖初稽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令中丞賈昌朝殊宮田況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冗費損取天聖用度校近歲增損實錄方平建議若景德則昌朝前所建議也朝記亦云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屯軍甚衆乞依景德年來用度規度外餘悉罷與實錄大同與今實志小異今志不取方平疏附見所以今昌朝等者必因方平奏也要見後來裁減數目熙寧初司馬光辭免

裁減國用劄子云欲知慶歷二年裁制更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析閑來立可盡見當考求之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損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五月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浸廣倚于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茲之急特在陛下躬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爲菲薄而禁中外之論皆言用度太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爲恩橫致爲欺誣仰恃仁慈緣爲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爲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私議累

乎盛德國家帑藏之用乃臣下便年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使婦人宦者何煩過於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大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而為萬方廣富之本

壬子內降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為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遇事寧日聽旨于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語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

所廢其序以助縣官 六月三司減省所言自今兩府管
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
賜冠帔其兩府臣僚無母妻賜長女或長子婦餘並罷之
初詳定減省所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太常博士集
賢校理李昭遘以為不可權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己且
詰昭遘所以興利之術而昭遘爭辨不已故罷其監鐵判
官尋為三門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上謂曰前所論罷職
田事卿言是也 三司減省所言比來醫官多僥倖求賞
俸至有尚藥奉御而其入多于醫官副使者請自今並依
例折支從之 丙申賈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
或有臣僚于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

從之　己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已下減半則公卿近臣當以次減舊賜銀絹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三百三百損百二十皆著為式

按察官吏

慶曆三年五月先是諫官歐陽修既受命首建議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發行外亦別無察按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

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效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於名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平歳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然朝廷重于特選使未即行也參知政事賈昌朝先為御史中丞嘗言特選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

名去正于是參取條職詔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掌錄其功過若績效明著及顯有不治者遂旋以聞外其稍著廉勤及健旡敗闕者即每至年終揩寫附遞以聞並須盡公詳審如能稱職別加進用倘務因循亦嚴行黜降提點刑獄雖不帶此使名並準此

兼按察使會要在三月二十七日

歐陽脩復上言轉運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于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于時則未盡善且臣切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强明之士爲關朝廷以所選非人致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

乎其間皆老病患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
當放劾豈可劾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
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郡專心
察視剔擿姦弊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
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于
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興兵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
既無力以拯救賙䘏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
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
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遣使之
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于今日頓以為難令必恐三丞
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僚畫

官館職中選差十數處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令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僚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不報

十月丙午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張昷之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知諫院王素為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沈邈為直史館京東轉運按察使用

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判史方伯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外內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判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外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訟獄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

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兩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推擇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推擇通判人既已得即委逐州自擇知縣縣令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推擇幕職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推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已精擇尚恐有不稱職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宜就與陞擢之若然官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惟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上既納其言于是出之等首被茲選

四年二月諫官歐陽脩言去年五月詔勑口口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旋具狀聞奏

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訪察得知並當勘罪嚴行黜降近賊張海等入金州劫軍資甲仗軍盡知州王茂先老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縣任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老昧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朝廷詔書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及廣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張昇自合依元降詔勑重行降黜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並作空文天下禍亂遺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若明降詔勑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

斷以警後來洵尋自河東轉運使降知懷州昇改知鄧州

按陳洵以二年三月爲京西漕五年八月改淮南漕據御史臺記洵改淮南漕未行又改河東尋坐爲京西漕不察光化繆政黜知懷州范仲淹宣撫河東復起爲京東漕張昇以三年五月爲京西漕後録張海掠所部改知鄧州昇辭親老且病言者以爲避事范仲淹時在朝言昇非避事者乃許侍養尋以憂去洵降知懷州昇知鄧州必俱緣脩劾章也但實録不書昇諱乃不詳不知是何月日今附見俟考

四月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李絢爲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

任布知河陽並雨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
脩起居注　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典刑獄察所
部知州及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識進擢之或不如
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請
也先是仲淹言以災異屢見請行四事一委天下按察使
省視吏官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
繆吏而糾慢政也至于激勸善政之術即未嘗明其官吏
中有畏上位之威市意望進或矯飾廉節而爭為猛政求
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嚴
聳人受寃害資產竭于科率舉動觸于刑憲生民困苦善
人嗟獨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

奏之弊而與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于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己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愛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嗟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糾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別立約束施行　九月乙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於通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勑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述言轉運使捃摭州縣苛求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稍寬假怙不為改乃加繩治

此據混傳按混三年六月爲察官四年十月還殿院後

恐非也因詔書約束轉運使附見此

已極言諸路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倍於往年況無大斷罪名並是捃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奏論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耳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謹自守則以爲不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爲幹事人人相効惟恐不逮民罹此患無所告訴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偏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由豈不痛惜哉又言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

銅淡溢編氏則倒遣配買函狀則倍行誅剝為國斂怨莫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惟務苛細人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比年屬郊禋盛禮大霈慶澤欲乞于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苟其不悛必置于法庶使悔過之人免為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擾擾人户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朝廷既降勑約束諸路按察使條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脩奏曰臺官意謂按察使等所上之奏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怨枉奏乎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

臣每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爲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寧不更希進用豈可指爲欺罔便狗思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過生疑慮使其各自心闕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下

當恐怒上迕權勢而不敢避者只稱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與行沮壞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致謗毀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耄昏昧之人聞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府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茍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五年三月甲申詔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司自今按察官吏毋得差官體量以致生事 考當時歟議者十月

辛酉祔三后神主于太廟大赦天下　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為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訐有傷化風無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